

張文忠公文集

四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律詩七言

讀史有感自和十首

治運方開亂已隨陽奇陰偶見天機網常壞自  
周秦始禮法傳由漢魏非歌鳳楚狂聲振野獲  
麟宣聖淚沾衣若無直筆開來世一脉斯文想  
更微

善教何心不我隨底須智力巧為機每憐鑄鐵  
作人謬更覺懸金徒木非千載舒長堯日月九  
重端拱舜裳衣眼中龜鑑昭然在莫信揖提入

三十七

卷第九

一

宗

太微

見武三思飾  
奴救旱事

揖讓雍容萬善隨紛紛攘奪費心機前車才覆  
後車繼曩日為公今日非神器果誰承正統博  
徒亦復着黃衣雲翻兩覆無從詰可是天公寓  
意微

季子縱橫六印隨張儀無語不投機周衰遂使  
諸卿顯孟出方知二子非豈止古今知軌範要  
令揚墨盡冠衣理明天下無難事可惜時君力  
量微

不信忠良信詭隨於茲可灼亂亡機東京黨錮



迷感否西晉玄談混是非被禍枉投冠在地復  
仇空拔劍揮衣因知高蹈丘園者不是區區愛  
翠微

爲善恒難惡易隨事機未曉况先機剥床已及  
猶言穩覆鼎將空不悟非盡委貨財求佛果誰  
分藍縷到民衣金甌休倚完無缺只恐竒灾發

隱微

作德休徵影響隨一誠端足破千機才如智伯  
才何益智似裴弘智愈非言行但宜遵聖軌浮  
華且莫羨時衣軒然三命車中舞堪笑渠儂眼

孔微

大旆高軒憂患隨可能娛樂故忘機退延多士  
豈遑飯進受群言毋遂非任使貨盈元載屋莫  
教塵化士衡衣丈夫用世當如此不爾超然賦  
式微

吉凶消長日相隨此是乾坤造化機物盛則衰  
奚足訝功成者去未爲非鷄鶩豈樂金石奏鱣  
鯨烏庸錦繡衣試問商巖采芝叟功名何啻一  
毫微

政有經綸孰汝隨踈迂况復動違機久知好瑟

吹竽拙每笑還珠買櫝非幕府高談人側目田  
園長往子牽衣分明二者安危在不信君其問  
子微唐赤城居士  
承禎也

觀物亭落成

席許池塘斗許齋脩然入境遠塵埃山容低歛  
煙雲起荷葉亂鳴風雨來泉石洗心無俗慮郊  
原隨意有詩材一生雅志今方遂莫作終南捷  
徑猜

觀物亭漫興二首

星斗風雲月露煙松筠梅菊蕙蘭荃天教此景

全吾隱誰道還丹屬彼仙飯飽看山行曳杖詩  
成對客舞富筵漫郎宦意從來少不爲蘇卿二  
頃田

一亭環列萬青山竒玩寧容造物慳黃卷真懽  
名利外白頭清福水雲間農人場圃深秋畢童  
子蒟蕘薄暮還碎錦滿庭苔蘚合定知無客到  
柴関

大暑白戰体

帝德如天本好生誰將虛焰爍生靈乾坤却願  
長爲夜物我還愁遂不醒玉井瑤池皆欲沸華

門圭竇若爲寧何當喚起龍公睡一兩先秋看  
建瓴

和魯子翬學士見寄詩韻十首

節屋雖非綠野堂歸來六用得深藏時雍擊壤  
歌堯舜年邁披書愛老莊林藁簇金低蘓徑山  
泉分玉注蓮塘無窮湖灤風煙在都把悠悠付  
坐忘

滿座清風拙逸堂底須詹尹卜行藏淵明高躡  
廬山社摩詰真懽輞口莊花下車聲香覆帽沙  
頭人影玉沉塘但行華鵲相招飲多謝山靈不

我忘

佳句人傳自雪堂萬人如海一身藏騎鯨有志  
尋仙李刺虎無心效卞莊高枕拂雲眠薤谷直  
鈎和月釣林塘寄聲沙鳥休飛去老子年來物  
我忘

時約漁樵會草堂放懷彼此各無藏泉鳴石罅  
心充亮山闖墻頭色亦莊秋意已侵潘叟鬢春  
魂猶繞謝家塘從閑經濟心灰盡惟有詩籌未  
易忘

葯房蓀壁挂蘭堂無限春風此處藏山上挂絲

誰夢亮燈前角奕儘思莊聲寒風雨千竿玉色  
紺煙霞半畝塘客過不煩頻振袂紅塵名利自

然忘

夢亮見北齊薛琬傳  
思莊見齊肅惠恭傳

從閑距躍倦開堂聞客敲門欲壁藏世有古今  
皆夢境心無塵垢即仙莊風鳴琴筑鶯啼樹波  
泛水霜鶴浴塘六尺方牀隨意卧未應佳思此

時忘

見梁賀  
革傳

青春回首去堂堂衰白侵尋底處藏老我癡蠅  
鑽故紙何人肥馬耀康莊翠光挾日山排闥練  
影翻秋水滿塘自笑此心猶有着幾時喧寂兩

俱忘

雲莊類集卷九

五

非傲軒裳畏廟堂白雲堆裏八年藏每思海上  
尋徐福不願山東說鄭莊移石庭中觀岱華埋  
盆窻外幻陂塘春秋六十猶為此方信童心未

易忘

畏廟堂見梁  
阮孝緒傳

千金子坐不垂堂甘效黃麈草底藏黃麈事見  
唐王孝傑  
傳誰種三槐期相位自我五柳庇山莊呢喃簾  
幙烏衣國蕩漾風煙白鳥塘每到綽然亭子上

今吾故我一時忘

春滿家園書滿堂是中惟許老夫藏對賓但可

頻斟杜著論何須強廢莊我愛萬山圍樂水誰  
言五絕出錢塘閑中幾度承高作故舊知君未  
始忘

秋日村居

衰年卜宅喜山村俗事經年不到門踈雨與秋  
添索寞遠煙因晦學黃昏倚松野叟清於鶴偷  
菓溪童捷似猿莫笑吾廬大孤僻塵囂終勝市  
朝喧

木榻

余於綽然亭左右設木榻二蓋榆杏盤

根也一輪困離竒如虎伏一天矯促縮  
若螭卧而截其首余愛其古爲賦是詩  
盤結何年出厚坤山房對列鬼潛奔龍頭深縮  
彌明鼎虎背橫眠謝傅墩作室已垂梁棟用漬  
衣猶帶土沙痕有時坐窠煙霞影尚覺餘春殢  
夢魂

書半山亭壁自和十首

夢裏雲山久見招歸來懽若布衣交人間萬事  
老無味林下一身閑最高牧豎樵童皆我友竹  
溪花園亦吾巢英雄稅駕都如此把菊東籬豈



止陶

丘園投老謝麾招相與無非莫逆交破屋帶花  
紅掩陋矮墻圍柳翠添高日明牕戶蠅蛸網風  
動蘭茗翡翠巢人境清幽塵事少詩成元不費

甄陶

自携斗酒赴佳招山市江村錦翠交身健得閑  
方是福才踈辭聘本非高謀身安用營三窟容  
膝惟堪占一巢犬足生釐田里靜長官共說

劉陶

邑後漢劉陶為順長有惠政既代民歌曰  
然不樂思我劉為何時復來安此下民

天際閑雲坐可招墻頭山色淡相交權門非貴

三

卷之三

七

宗

閑門貴醒者何高醉者高搖碎庭煙風動竹衝  
開林靄鳥歸巢從間精力加強健豈止塵襟解  
鬱陶

去留心定任相招叔夜何須著絕交徂嶺有詩

懷六逸華峰無路訪三高

五代鄭遨隱居華山  
與二道士遊為三高

終身白刃卑頗牧亘古清風仰許巢佳客相過

適乏酒只談風月亦陶陶

莫訝愚溪不復招詩書政好結深交地寬飛鳥

如爭遠天濶行雲欲鬪高但可對山時拄笏何

須上樹縱探巢

王澄

戲人造物從今省夷跣從

來共一陶

可人密邇若難招俗士紛然每易交流水樹圍  
三面濶遠山雲放一頭高坐呼赤脚澆新圃卧  
看烏衣葺舊巢衰白太平當自頌試聽工部詠

陳陶

才薄常慚尺一招性孤不耐兩雲交舉頭看鳥  
回頭錯開口驚人閉口高痛飲且須邀北海劇  
談無用及南巢逃名笑殺鴟夷子既氏朱公又  
氏陶

鄰家來往不須招吾輩寧同市道交鷓蚌何心

三七九

學莊類書卷九

八

宗

爭勝負鷓鴣無意校低高人疑地僻如無世我  
愛民淳似有巢和氣春風仁壽域豈惟魚鳥被  
薰陶

達士應難折簡招未能數面但神交胸吞雲夢  
八九小氣壓太行千仞高綠野有雲隨杖屨紅  
塵無路到枝巢山中宰相知誰是老子如今不  
姓陶

翠陰亭落成自和十首

一退愁城萬里降從今按堵樂吾邦睡殘蕙月  
猿推枕吟斷松風鶴啄牕槁木不春從換歲虛

舟無物任飄江撫罇笑向兒童道安得佳肴錦  
鯉雙

此心外物不能降投綬歸休父母邦日展樹陰  
濃壓地雲縈嵐氣濕穿牕詩書有感人千古心  
迹無塵月一江杖屨出門皆樂地白頭如我復  
誰雙

豪氣消磨壯志降更無憂思到家邦地形蛇轉  
林邊路舍影魚驚水底牕工部扶衰歸杜曲賈  
生攄憤弔湘江懷賢政爾心無那何處飛來白  
鳥雙

無柰詩魔未易降頓兵堅壁鵲華邦古今不捲  
江山畫日月長開宇宙牕我愛園公并角里誰  
誇陸海與潘江寄聲農父須勤力已辦良田四  
十雙

高岸深溝水自降爲田初不異爲邦鴉株影闌  
斜陽屋蚕葉聲乾暮雨牕夢覺春迷天上路文  
成神決筆頭江幽閑愛殺村居好盡日山行鶴  
與雙

亂山龍虎若余降誰道青衫困一邦乏力病軀  
資淨几讀書老眼借明牕樽中竹葉能忘世枕

上楊花不渡江自覺閑來文思進未應江夏獨  
無雙

錦里歸來萬慮降戴逵何必適他邦

晉戴逵為  
避徵君逵

依王幼思弓劍驅千騎老愛琴書占一牕分芋

帶煙寒斷玉尋梅和月夜臨江漫卽雖是扁舟  
客政恐漁樵不敢雙

蝸爭蟻戰一麾降春滿東秦禮義邦皮裏陽秋  
寧用鑑胸中樓閣底須牕吟筇有興時行野博  
具無心盡墜江爲謝百花潭上叟肯容分酌玉  
瓶雙

二九

空齋類書卷九

十

酒令詩籌衆所降虛名誰說可安邦一行鷺起  
滄浪水半世蠅鑽故紙牕談麈坐招樵對榻茶  
甌笑與客分江紅塵千丈人間世此樂人間信  
少雙

百戰功名孰肯降須知險地是危邦一時蠻觸  
憐南國千古羲皇羨北憲老柏倚風鳴地籟亂  
雲翻浪溢天江詩因韻險還竒崛隻字真堪白  
壁雙

### 遂閑堂獨坐自和十首

鄉社優游素所甘煙霞元不責余貪山因野闊

無藏碧水爲溪窮有斷藍佳景自當書一一  
機誰與論三三歌謠聖代文田里莫道衰翁  
不堪

露盤杞菊齒牙甘何必鹽梅鼎鼐貪五柳似人  
嚴戶牖百花如綬亂緋藍世傳玄圃還丹九誰  
見黃眉洗髓三我道雲莊即仙境杖藜遊冶四  
時堪

自到家鄉水亦甘尊鱸非是季鷹貪有生不喜  
窺權要宋顯延無禍何慙衣縷藍數具河圖中  
衍五氣原太極內函三平生伎倆多曾慮只有

雲莊類集卷九

調朱弄墨堪

擊鮮醜酒有餘甘種竹移花不是貪世事灰殘  
心上火年光絲盡鬢邊藍地環赤縣神州九中外  
州者九如赤縣神人共山猿野鶴三六載丘園凡

六召小臣何德

聖恩堪

世味寧同酒味甘野情不似宦情貪乘舟遠遁  
誰如范拍板高歌每羨藍追狗僅能功第二卧  
龍竟使國分三英雄事業無涯苦舉似高人一  
笑堪

涉世誰云病叟甘祝田嘗笑野人貪稻塍隣沼  
多蓮葉柳岸圍村半蓼藍人馬郊行并影四沈

慶之以公就茅獨行田園人不知為三公后賜  
三望車變之曰我每游歷有人時與馬成三無

人時與馬成二安風雷庭震任呼三後漢公沙  
穆隱居建

成山中依林阻為屋嘗暴風震  
雷有聲呼穆者三誦書自若只應瀟洒雲莊

景繪畫為圖想亦堪

嚼蠟功名幾許甘從今斥競斷癡貪雲山使我

心如水富貴令人面似藍韃把幽處且同龜縮

六讒言但恐虎成三綠箬青筠真無價處處斜

風細雨堪

江山天許為分甘莫訝雲莊老子貧對客不妨

參玉板誨人政要勝冰藍管班許我時窺一鞞

帶從渠日禡三甚欲搜詩滿千首還愁花月不

能堪

至味何嘗有苦甘大觀初不校廉貪苔垣蝸篆

斜行玉柳岸鶯梭巧織藍飲興平吞雲夢九吟

魂高繞華峰三青編黃髮林泉下此樂惟應我

輦堪

老來漱石枕流甘無意高牙大纛貪二子但教

皆種德諸生何苦為栽藍後漢楊震少孤貧養  
母假地種植諸生嘗

有助種藍者震見輒拔去謀生鬼笑營十一得句鶴驚舞弄

三不是身閑衙詞翰挑人風景每難堪宋劉伯

九卿郡守貧屨尤甚嘗在家慨然將營十一之方一鬼在傍撫掌大笑伯顏歎曰貧窮固有命

乃復為鬼所笑也遂止

### 野興二首

出門游目景無窮老子惟愁詩不供流水紆青

圖地勢斜陽分綵繡山容代天理物頻澆圃為

世儲材自種松莫視一閑為草草功名良苦且

多凶

顏氏身窮道不窮一瓢何異八珍供天憐幽僻

二五十一 雲莊類書卷九 十三

書門扁梁沈瑀與范雲善齊末瑀就雲宿夢坐屋上仰見天中有字曰范雲宅見本傳

花為衰癯照病容雲放月波搖岫幌風將仙樂

入雲松此生已付林泉了莫向著龜問吉凶

##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九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絕句 五言

詠荷花

水府群仙會紅雲擁翠霞  
黃昏不歸去認得老夫家

遂閑堂

蕩漾灤湖月氤氳華鵲雲  
是中有佳趣未易與人云

綽然亭即事二首

茅亭雖若小左右皆春色  
風霜一戒嚴唯見松與栢

水逝月仍在山深雲不知  
松陰鶴立久似待老夫詩

郊飲醉歸

昨朝醉田間欲借山爲枕  
青山不肯前却枕向雲寢

過杭州伯顏丞相廟

取宋市不易歸朝容若愚  
誰知六經外元有聖人徒

絕句 七言



觀含元殿故址

當時宮觀上凌霄  
回首陵夷半野蒿  
愛煞堯堦土三尺  
至今猶與北辰高

龍門

四野天門錦翠屏  
愛山直欲挾山行  
人生何必麒麟閣  
大字龍門紀姓名

堂邑宣化堂退食

縣齋公退炷爐熏  
聊爲塵煩一解紛  
開戶不教香遠去  
簾紋浮動半牕雲

行水灾郊外

雲駁踈陰漏日華  
曠曠晨色散林鴉  
馬前恠底猶明月  
路轉滿川蕎麥花

送客郊外二首

茅屋春融桑柘煙  
地偏鷄犬靜柴關  
野人不解康衢頌  
短笛一聲牛背山

牛羊散亂滿郊垌  
日暮炊煙草際生  
野老不須誇穡事  
馬頭已自見昇平

大明湖泛舟

浮空汎景泝流光  
箕踞船頭倒羽觴  
喚出湘靈歌一曲  
水雲搖蕩暮山蒼

題張古齋書室

鼎彝占禹夏商前圖畫琴書晉宋間  
席促爐熏談至暮落紅吹滿小重山

南口道中

巖壑秋高楓葉丹天風吹我畫圖間  
近來人說鑾輿過數日香塵不見山

綽然亭十首

官途華髮厭飄零一旦歸來萬慮冥  
莫道閑人無事業翠紅栽滿綽然亭

一亭新構僅如蝸但遠塵埃便自住  
底事東風不容物掀簾吹落膽瓶花

自築層臺草棘間興來時復一躋攀  
不知老眼高多少脚底雲生無數山

詩書堆按小牕明花竹交加影半橫  
燕子日長人睡起一簾紅雨落無聲

山遶田園水遶菴遨游隨處儘吾堪  
老來世事都無味惟覺林泉蔗許甘

溪毛園甲儘芳馨野鷺河魚亦可羹  
侑食不須絲與竹只聽兒子讀書聲

窻影曨曨破曉寒卧看紅日上簷端  
雄鷄說與

休多事老子而今不屬官

虛名常恐汨吾天一日能閑便是仙賓客有無  
何足校署門未覺翟公賢

世途覆轍日相隨不待功成也合歸直到遂心  
方說退却疑老子未知機

裴度歸休綠野堂鑑湖曾識賀知章老夫何敢  
前賢比葑屋荒村分退藏

### 村居

萬山青繞綽然亭莫恠龐公懶入城六月人間  
日如火披襟松影聽泉聲

### 拜東平王拜住丞相畫像

孤忠自倚了澄清笑視群姦不足兵壯志未酬  
還中彼披圖老淚雨如傾

### 夜坐綽然亭

夜深獨坐綽然亭林隙誰家燈火明鶴夢不驚  
人語定空山一派亂泉聲

### 翠陰亭漫興十首

池荷香冷碧雲愁林樹陰踈翠幄收老子胡床  
山影裏擬尋詩句厭高秋

往歲歸心日夜馳而今何幸遂歸期回頭却憶

從前事真似邯鄲夢覺時

野人野處四三年雲擁柴關晝寂然時向東南  
一登眺亂山龍虎欲來前

終日書堂足誦聲斜陽猶放半窗明硯乾旋滴  
花瓶水春逐新詩筆下生

三十年前種此林當時豈憶此投簪而今嘯傲  
清陰底未覺從前錯用心

綠瓊州渚紫金山滿目風煙白鳥閑莫道好詩  
無覓處隱然都在夕陽間

山妻中饋糝藜羹婢子兵厨取酒傾更喜小兒  
能養志琅琅不斷讀書聲

兩峯華鵲奠西東老子幽居政在中可是天公  
相愛甚預爲陳設待衰翁

向來山在夢魂邊今日山居掌握間我即是山  
山是我君如不信問諸山

鉛槧圖書日與偕空庭過雨滿莓苔博山煙底  
跏趺坐看得瓶花一半開

### 題李漑之池亭並頭白蓮

月光月華幾何年一笑相逢寂寞邊應爲湖亭  
風景好並肩來看水中天

月光月華晉蘄淮二女皆有國色劉聰納

爲左右嬪  
見晉書

### 山中

朝居日日憶山中擬欲題詩徧玉峯今日好山  
俱在眼却愁詩思不能供

### 題李廣犯夜圖

犯法寧論故與新無私方可見爲臣竟將尉死  
將軍手誰道當年國有人

### 題林泉閑居圖

向在紅塵羨彼閑而今我亦水雲邊只應此日  
紅塵客却羨吾家小洞天

三言二十九

雲非類葉十

六

### 題田婦紡績圖

稼穡艱難近頗知豈惟田婦獨如斯披圖不用  
多題品只寫豳風七月詩

### 題洛中諸公真率會圖

投老雲莊今八年我生常恨後諸賢一杯誰與  
同真率江上漁樵海上仙

諸公事業照乾坤請老還家笑語溫自愧無成  
年又未也辭簪紱遯荒村

### 爲孔明解嘲

當年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卧龍此

前輩之詩也切謂孔明之心與三代之  
侏同非可以出處論其高下故爲賦此  
以解其嘲云

孔明雖與漢爲臣尺寸無增只舊貧廊廟草廬  
初不異誰言只合卧終身

綽然亭口號

十年堅卧玉溪東多謝山靈肯我容爲問賞伊  
誰是伴抱雲挂月兩奇峰

過李漑之天心亭二首

久别天心水面亭風生吟袖喜重登謫仙將見  
游何處揖徧雲山問不應  
放眼乾坤獨倚欄古今如夢水雲閑南山也解  
留連客直送嵐光到座間

詠史

至治元年余辭官歸鄉里日以文籍山  
水自娛因觀秦漢至魏晉事若有感於  
中者遂爲詠史詩四十餘首以見意云

齊威王

君道從來本不難令行唯在賞罰間烹阿封墨  
須臾頃便覺全齊重泰山

左師觸龍

水惟曲折海能通指事直言未必功嘗愛左師  
開趙后雍容宮殿滿春風

龐涓

縱橫才略一孫卿底事將軍氣未平只此便知  
優劣了何勞樹下看輸贏

茅焦

積尸闕下欲成丘殺氣纏雲尚未收齊客膝行  
唯數語誰知狼虎却迴頭

李斯趙高

秦室斯高兩巨奸崎嶇心計各求安闔門到底  
歸誅滅本欲謾君却自謾

呂后

婦人陰類狼淫俱故德元勳半坐誅鉤弋後  
非命死茂陵剛斷古今無惜高祖不誅此婦也

彭越

乘危襲亂起蓬蒿千古風雲有許遭天下已平  
猶戀寵誅夷休恨卯金刀

周勃

兵子何堪總百官陳平狡獪故多端明知宰輔

為難事不肯傳人袖手看

武帝

內興土木外禽荒北伐東征事擾攘自己欲多  
渾忘盡却評淖子不宜王

漢武公卿動滅夷殺心如此豈君宜他時巫蠱  
宮中禍子喪孫亡寔自貽

霍光

妻行弑逆子專權無乃將軍大默然女不納  
見罪死也應慚愧稅侯賢

汲黯

大臣懼罪日驚惶強虜聞風亦退藏底事茂  
如此氣不冠不敢見淮陽

公孫賀

明知漢武慘無恩相印悲持笑汝懣政使一身  
櫻耻辱鼎砧未必到全門

主父偃

鼎食渾能幾許甜先生不避朶頤嫌他時舉族  
皆夷滅此味方知極苦嚴

蘇武

為臣惟命敢辭難脫遇艱難亦自安試看子卿



持節處雪花如席不知寒

韋賢

一自留侯去決然再無高士爲膠絃力辭台鼎  
歸田里此日方知有此賢

丙吉

瑞氣天成五色文長安獄邸閉皇孫護持高廟  
神靈在相國應宜不有恩

蕭望之

自省無愆任衆排便歸廷尉亦何哀當時恨殺  
朱雲贛早是剛腸勸自裁

京

雲華類書卷一

十一

京房

盈虛消息理精微易學從來貴見幾箇裏懵然  
無所見區區占候是耶非

楊惲

相臣得罪息交游私室兢兢若自囚歌酒放懷  
非汝事本期行樂却成憂

王章

浮雲蔽日黯無輝此際翩然便合歸說似獄中  
京兆尹牛衣未必下朝衣

谷永

倚中有救恣開陳縷數危亡在暮晨去旆不過  
交道廐至今寃血漬京塵

息夫躬

正進猶難免罪尤况行不法望公侯區區校計  
知何益贏得千年臭不休

彭宣

百詐千邪安漢公忠良那肯與相從勇投印綬  
超然去不信孔光無愧容

梅福

忠言無路徹宸聰詭服深藏吳市中只道世間

二百十六

雲莊類集卷十

土

無白雉豈知天外有冥鴻

龔勝

解印歸來老分甘素衣不受一塵沾忽驚有  
從天下頓覺衰癯十倍添

劉歆

拍塞胸中書五車却能委曲事奸邪當時似此  
知多少豈止先生可歎嗟

王莽

桃李元無松柏心鴟梟強作鳳鸞音當時一切  
皆從古底事阿衡用意深

王皓王嘉

二隱士公孫述累徵不起遂賜死

隱無真識保終難勢迫誰能不改顏愛殺蜀中  
兩夫子甘心伏劍死空山

韓歆

以直言自殺

直言爲國舉朝無幸有緣何却見誅文叔襟懷  
乃如此誰言高祖與同符

馬援

丈夫竒節在邊庭不願黃腸送此生底事三  
煙瘴底鄉居却羨少游榮

劉昆

矯情干譽世紛然才有微功即自傳滅火反  
言偶爾此心安得不廻天

桓榮

諸生爲學務明倫印綬何須廣座陳以此便爲  
稽古力阿榮胸次太埃塵

黃憲

風旨言談了不聞諸君降伏每疑人乃知道義  
熏蒸處形迹俱無物自春

楊震

事安帝

喜君清白羨君忠旣去宜平碓礪胸半路慨然

甘自醜先生舒卷欠雍容

李固杜喬

危邦何可一朝居二子雖忠識亦踈地下若逢  
揚太尉不須更問國何如  
小人方寸足機坑君子從來直道行二者早知  
難並馳不如田里樂餘生

魏桓

累微不起或勸其行桓曰后宮可損乎左右權倖可去乎云云

將進先思已所行所行不遂有何榮直教遇歎  
方知止却笑渠儂理未明

范滂

時危政要似愚癡出位譏評恐未宜可惜許多  
忠義士纍然俱與禍相隨

朱震

陳蕃友也蕃誅為匿其子事覺考掠終不肯言

交道衰微數百年死亡誰肯與周全如何當日  
陳蕃榻止為南州孺子懸

陳容

在袁紹座見戚洪甘與同死紹亦殺之

不期素紹共生全甘與戚洪赴九泉每誦此言  
千載下令人毛髮尚森然

禰衡

才如利器要深藏揮霍於人何可當自古殺身

多坐此聖賢固不貴詞章

素閱

為黨人潛土  
室中十八年

志士從來多苦心逃名不厭土房深弟兄妻子  
皆無見時有白頭老母臨

龐德公

鹿門佳處恣游遨誰識沉冥一世豪莫把功名  
論出處卧龍終讓德公高

司馬懿

魏移漢祚未須史三馬槽中已夢符天道好還  
良可畏不如為善百無虞

蔡邕

殿廷白晝墮青蜺乾道無剛政可知顧此何時  
陳正論有才無識亦堪悲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書

時政書 庚戌年上

奉政大夫監察御史臣某謹齋沐信宿昧死奉書

皇帝陛下 伏聞御史言官也人君深居九重耳目有不及者設監察御史言之是知御史者寔朝廷耳目人主所倚以爲聰明者也伏自世祖皇帝立御史臺迄今五十餘年矣昔阿舍馬飾奸亂政臺諫不言爲盜殺之桑哥罔上酷下迨其誅滅

歷代類事卷十一

一

世祖皇帝震怒臺臣不先事而言幾至危殆是知國家未嘗負言官而言官則有負國家者矣况

陛下方總群策以收太平之功責言於人而以言責之萬不如是政使或爾死自其職又可避乎臣自承乏言官常欲披肝瀝膽具白當世之務以父年喜懼章成復毀者至于再三儻朝廷憐其居職不能不言之心少賜清閒使竟其說或誅或竄止於臣身則受辱之日皆感恩之年

也臣嘗觀自古國家之難多伏於治平無事之日爲人臣者欲及未然而言則恐敗無實迹人主忽焉而莫之信欲俟已然而言則又恐事成不救貽人主無可柰何之憂世徒知聽言者難而不知進言者爲尤難也夫子之於父非不親且敬也惟親也故有過不敢不爭惟敬也故爭之不敢不盡其誠爲父者若曰吾尊也汝卑也柰何汝不我從而欲我之從汝言或及此則人子之職隳矣臣之於君與是奚異伏惟皇元有天下垂百餘年始則

太祖皇帝以義兵起朔方次則

憲宗皇帝以勤勞紹國統次則

世祖皇帝以賞罰一天下又次則

成宗皇帝以簡重守成功

列聖相承咸有彝憲初

陛下撫軍漠北天人胥順靈旗所指輒以捷聞中外之心願其即真懸懸焉如農夫之望歲會奸謀內構欲僭宸極天下之人皇皇焉又如盜入其家靡所寧止賴宗廟之靈社稷之佑

太母元弟之斷虛炤已灰期月之中民之翹首  
企足以遲六飛之至者不契而同選邇一意後  
聞  
正位上京士賀于朝民慶于市于以見臣庶之  
欣戴

陛下者可謂至矣以

陛下孝武英睿鴻福永年因民之心仍

祖宗之憲少抑浮費則隆熙之治可必底無疑  
固不必紛紛更張求勝前人爲也傳曰道在邇  
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又曰監于先王或

憲其永無愆前輩亦云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  
之伏願

陛下詳味斯言則致治之方有不難見大抵厥  
今天下譬則一室

祖宗基構塗茨靡微不完但

陛下擇一二端重耆臣謹而守之自可坐享億  
萬年無疆之庇况

陛下龍飛之始已詔中外凡百一遵

世祖皇帝舊制當時識者僉謂

聖心及此幸孰大焉而近年以來稽厥廟謨無



一不與

世祖皇帝時異者豈

陛下欲自成一代之典以

祖宗爲不必法與將臣下巧爲佞辭陰變之而陛下不知也

世祖皇帝時官外者有田今乃假祿米以奪之

世祖皇帝時江南無質子今乃入泉穀以誘之

世祖皇帝時任人必循格今則破選法以爵之

世祖皇帝時守令三載一遷今則限九年以困

之

世祖皇帝時楮幣有常數今則隨所費以造之

世祖皇帝時省臺各異選今則侵其官而代之

世祖皇帝時墨勅在所禁今則開侍門以納之

世祖皇帝時課額未嘗添今則設苛禁以括之

世祖皇帝時言事者無罪今則務煅煉以殺之

彼當國者始言齊政今以甦民瘼今則瘼愈劇

而政令紛然始言實鈔法以阜邦財今鈔法愈

虛而經費日詘始言下情弗達今壅蔽愈甚始

言一新視聽今遐邇怨咨始欲去弊而弊益繁

始欲變法而法愈壞其他奸謀詭計謬論詐忠

以熒惑 朝廷欺天罔人惟已 是利者殆難以  
舉臣欲默而不語則恐厥後事功不效爲臺臣  
者責無所逃欲覩縷言之伏見

陛下信彼方深任彼方篤非造次一語所能述  
然竟不免冒 雷霆之威終爲國家言者誠不  
忍 祖宗百餘年富實完美之業一旦爲二三  
小人幅裂而絲棼之此臣所以不避一身之禍  
上爲

列聖惜下爲天下百姓憂欲使彼聞而改之不  
致有撓棟覆餗之虞以成 朝廷圖治美意二

耳夫人固有聞其言則若有爲施諸事則無實  
効聖人謂言之非艱行之惟艱惡利口之覆邦  
家者不可不察昔趙括學兵於父恃其辯自謂  
天下莫敵然其父則不爲許母問其故父曰兵  
者死地而括每易言之使其爲將必敗入軍後  
趙王將括母上父言不聽未幾果坑趙軍四十  
萬長平身亦不保夫以趙括談兵意其料敵制  
勝如在目前然父灼其必敗者政以兩軍之交  
千變萬化未嘗躬歷其險欲以三寸舌爲戰勝  
之具安往而不敗哉此古人所以重質愿輕浮

華薄巧言敦實行務守成重改作者蓋有見乎此也且

祖宗之得天下非一朝一夕之積其立法也亦非一臣一士之謀比及尺地之獲一令之出族畫朋議曠時引月然後定焉今乃於頃刻之間因一人言紛紜變易豈不與

陛下初年詔旨大相戾乎蓋嘗伏慮厥今天下藩鎮無有外敵無有大盜切發者無有宦官作福者無有女謁亂政者無有然而所以未極於治者良由任事之臣惟利目前而不虞其久遠之弊惟知泥古而不察時勢之難惟知曲意迎合而不知進逆耳之忠言惟務一切更張而不知編武

祖宗足以爲治今姑舉其害政忝甚者一十事試爲

陛下言之一曰賞賜太侈蓋聞自昔國家之制賞典將以來有功昭有德砥礪群情鳩集庶事者也故功有大小賞有重輕德有厚薄爵有高下輕其所重則勤勞之人解體高其所下則僥倖之徒生心是以善爲國者當其可賞雖仇而

不吝其不可賞雖親屬不以假之况貨財非從  
天降地出皆

世祖皇帝銖累寸積而致之百姓罷精殫力而  
奉之將外供上帝百神之祀成朝聘享覲之禮  
待邊陲征戍之需備年歲凶荒之變施當其度  
則國足民逸上下裕如少失其宜則國困民乏  
中外騷動

陛下所知者謂堂堂天下何珍不有何竒不臻  
隨取隨盈故不靳惜而不知四方萬里之外窮  
鄉陝邑疲氓嫠婦髮鶴於耕手龜於織采玉者

躡不測之危煎鹵者抱無涯之苦揀金求珠者  
冒莫能度量之深比至積微成巨剔僞存真變  
惡爲美改朴以文不知爲日幾時爲功幾許爲  
費幾何然後得入有司之選其上之也水焉則  
舸陸焉則輿虞其盜也則又抽兵以衛之調民  
以警之乾沒則責償於見官腐壞則倍徵於來  
者其成其貢其來其入其始其卒在下者有如  
此之難苟因一笑之歡一醉之適不論有功無  
功紛紜賜予豈不灰民心糜國力哉昔韓昭侯  
有弊袴命左右藏之或以爲言昭侯曰吾聞明

主愛一嘖一笑嘖有爲而嘖笑有爲而笑今禱  
豈特嘖笑哉吾必待有功者夫古人以弊袴之  
微爲重於嘖笑猶不輕以假人况累朝內帑所  
儲珍竒寶玩之物又豈特弊袴之比哉昔我  
世祖皇帝臨御三十年乘輿服御皆尚儉素左  
右之臣雖甚愛者未聞無故而得尺帛寸金之  
賜故能外芟寇亂內杜臣奸國用日饒威權兩  
盛茲非萬世聖子神孫所當取法者歟伏觀  
陛下即位以來每及民瘼常欲銳意愈之其子  
愛元元之心非不切矣然四三年間呻吟者尚

多豈非 朝廷於恩賞慶賚之際或未惜歟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語曰節用而愛人  
臣嘗岐而二之今乃知節用斯愛人傷財斯厲  
民矣伏願自今凡有所賜上思

世祖皇帝惜財富國之意中思聖人制度之言  
下思百姓殫力罷精之苦將不待傍取他求而  
公私無不給矣二曰刑禁太踈切聞法者天下  
公器將以威奸弼教囿民于一者也比見近年  
臣有賊敗多以左右賄賂而免民有賊殺多以  
好事赦宥而原加以三年之中未嘗一歲無赦

殺人者固已幸矣其無辜而死者冤孰伸耶故  
古人以赦爲偏枯者政以謂此按書青災有赦  
五刑之疑有赦周官赦宥之法一宥曰不識再  
宥曰過誤三宥曰遺忘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  
耄三赦曰憊愚肆赦之原蓋出乎此叔世往往  
以赦爲可禳災祈福故嘗輕易頻數抑不知福  
者由人積德累行而生非縱惡惠奸之所能致  
爲田而護糧莠徒損苗稼不足以言仁爲國而  
宥奸貪徒撓善良不足以言福貴爲

天子何靈不佑何祉不集尚奚假彼狴犴胥靡  
之助使其宥而知改猶或庶幾如狴恃寬恩豈  
不益滋其惡臣嘗官縣見詔赦之後罪囚之出  
大或仇害事主小或攘奪編民有朝蒙恩而夕  
被執旦出禁而暮殺人數四發之未嘗一正厥  
罪者又有始焉鼠偷終成狼虎之噬者問之則  
曰赦令之頻故耳意者以爲先犯幸而不死今  
犯即前日應死之罪兩禦人貨而止坐一罪於  
我已多况今犯未必死我因而遠引虛扳根連  
株逮故蔓其獄未及期歲又復宥之豈人性固  
惡防範不能制哉誠以在上者開其爲盜之途

故也又古之赦令出人不意今詔藁未脫而奸民已復群然誦之乘隙投機何事不有以致爲官者不知所畏罪露則逃爲民者不知所優釁深益熾又古者犯法受刑今也犯法受賞其曰禿魯麻者尤爲奸盜之招深損威權甚非導民以善之義者漢司馬吳漢病光武問所欲言他無所及惟曰願謹無赦諸葛亮治蜀軍旅數興赦不妄下而敵人畏之唐太子承乾爲長孫皇后病請肆赦以來福后曰赦者國之大事惠奸敗法何福之爲是知自古明君良臣賢淑之后

固未始以數赦爲美事也伏望 朝廷自今臣有犯法止左右毋得祈請好事當原者先老幼疾廢其餘犯者一麗於法如此則刑罰中而臣下肅矣三曰名爵太輕伏覩 陛下正位宸極

皇太子冊號東宮以來由大事初定神器再寧喜激於中故於左右之人徃徃爵之太高祿之太重微至優伶屠沽僧道有授左丞平章叅政者其他因修造而進秩以伎藝而得官曰國公曰司徒曰丞相者相望於朝自有國以來名器

之輕無甚今日夫爵祿人君所以厲世磨鈍使天下之人駁奔事功而不容後者以其有此而已故書謂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苟不論臧否勞逸因一時之權輒加以杼品之貴則有功者必曰吾艱苦如此而得是彼優游如此而得是則自今孰肯赴湯蹈火以徇國家之急也哉大抵人所以重夫勢者以衆不能皆高而已獨巋然衆不能皆豐而已獨綽乎有餘故也譬則孤白鳳錦惟服者少故人以為貴若人人服之則與毳布奚異焉使其受而知足猶可萬一等而上之厥心溪壑其為患也庸有既乎今夫鷹隼所以易制者不過恒使之飢焉而已矣一或厭飫鮮不決雲叛主而去名爵於人何以異此以其班資之降殺服色之等威宜若虛名以言夫與奪輕重之間則朝綱張弛人情離合國體強弱係焉古之人有見乎此故寧賜人以金帛他物不以天下公器假人衛仲叔于奚請繁纓孔子以為不如多與之邑湖陽公主為子求郎漢明帝以為苟非其人民受其弊我



世祖皇帝朝伯顏丞相負平宋大勲官止金紫光祿大夫今朝廷諸臣臣不知有何勲何戚無一不階開府儀同三司者使其有伯顏丞相之功則不知復以何官與之伏望自今普加沙汰其有夙嘗近侍立功漢北奉

特命而官者聽其仍舊以貢獻以請謁如墨勅斜封之類下有司拘拔已授者滿日黜降未授者一遵選格差除如此則僥倖者無隙可乘

朝廷尊而名爵有所勸矣四曰臺綱太弱夫國家之有臺憲猶邊陲之有禦兵雖敵人遠遁而

反側之患不可不防雖奸黨斂蹤而專擅之謀不可不察其或見敵人之來而攻之過慘聞小人之僭而擊之失實在上者則當嘉其爲國優而容之以伸其勇敢之氣而收他日緩急之用夫畜犬將以吠盜不可以盜戢而畜不吠之犬豢猫將以捕鼠不可以鼠伏而豢不捕之猫此舉世所共知也然犬之吠也豈必人人皆盜見其不熟於目者無不吠也猫之捕也豈必物物皆鼠見其可適於口者無不捕也若犬以吠非其盜而烹猫以捕非其鼠而逐將見盜鼠不勝

其繁而大猶有不勝其屈者矣且責言於人而以言見罪是猶飲人以酒而以醉見踈馭下之術恐不如此昔我

世祖皇帝每戒飾臺臣及下求言之詔必曰其言可采優加旌擢如不可采亦無罪責夫冕旒之前言不中禮宜若可罪然國制不論者蓋恐因一人而沮天下之善爲細故而失天下百姓之計也苟以一言不中徑加誅戮則天下必將箝口結舌無復告以善道者矣上不聞善則何弊不生昔唐太宗嘗曰自古帝王有興有衰猶朝之有暮皆爲蔽其耳目不知時政得失以至滅亡朕旣深居九重不能見天下事故布之卿等以爲耳目勿以天下安寧便不存意觀太宗之言與我

世祖皇帝求諫之意數百載下若出一轍於戲聖哉伏惟御史臺乃國家耳目所在近年以來紀綱法度廢無一存昔在

先朝雖掾吏之微省亦未嘗敢預其選今闔臺之官皆從尚書省調之夫選尉所以捕盜也尉雖不職而使盜自選之可乎况中外之司論其

關係重者無過省臺就二者言之臺爲尤重蓋  
省有宰執爲朝廷股肱臺有言官爲朝廷耳目  
夫人必先聰耳明目然後乃能運用股肱若耳  
目有所蒙蔽股肱雖能運動詎得如其意哉以  
是論之則人主苟欲保全宰相莫若精選言官  
言官得人則宰相必恒恐懼脩省不至顛危言  
官不得其人則宰相必肆行非度卒與禍會是  
知言官之嚴乃宰相之福言官之懦乃宰相速  
禍之階臣嘗觀史籍所載自古奸臣欲回結恩  
寵移奪威福者必先使臺諫默然乃行其志爲

人上者苟不時引臺臣訪以得失則奸至前而  
不察弊盈外而不知釁伏中而不聞庶績隳而  
群心搖矣臣固知堂堂聖朝萬無許事然臣自  
弱冠從事久叨 國恩不勝拳拳報上之誠所  
以不容不言於未然也五曰土木太盛比見累  
年山東河南諸郡蝗旱荐臻沴疫暴作郊關之  
外十室九空民之扶老携幼纍纍焉鵠形菜色  
就饒他所者絡繹道路其他父子兄弟夫婦至  
相典鬻爲食者在在皆是當此災異之時  
朝廷所宜減膳徹樂去幾緩刑舍禁蠲征損服

御發倉庾止貢獻停一應不切之役下紓民力  
上蒼天心今聞朔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則有五  
臺增脩之擾內則有養老宮展造之勞括匠調  
軍旁午州郡或渡遼伐木或濟江取材或陶磬  
攻石督責百出蒙犯毒瘴崩淪壓溺而死者無  
日無之糧不實腹衣不覆體萬目眈眈無所控  
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列似此疲氓使佛  
見之

陛下知之雖一日之工亦所不忍彼董役者惟  
知鞭扑趣成邀功覬賞因而盜匿公費奚暇問

國家之財詘生民之力殫哉夫自古帝王非無  
土木之役也惟相時而舉度力而行可則興否  
則輟其有必爲不容已者則基焉以待歲年在  
下者旣知上之人愛憫如是故臨期操畚荷鍤  
樂然趨事靡遺餘力焉謹按禮凡土功龍見而  
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哉日至而畢聖人  
謂使民以時者蓋指此而言也昔魯公城中丘  
城郎皆當長養之月故夫子筆之春秋以昭其  
失夫人君所恃以爲國者無急城郭焉使築之  
非時何損於政而聖人畧不少貸必大書特書

者蓋天之於物也無不愛王者之於民也無不  
養養民之道無他不奪其時而已矣時不奪則  
民力足民力足則生理饒生理饒則禮義興禮  
義興則風俗美風俗美則教化成教化成則天  
下治故爲國以養民爲本養民以不奪其時爲  
本故春秋諸營建無巨細必書誠以民力爲重  
故也昔漢文帝欲爲露臺計用百金帝曰百金  
中人十家之產吾奉先帝宮室常恐羞之何以  
臺爲唐太宗欲脩洛陽宮以備巡幸張元素以  
百姓瘡痍未復太宗遂罷其役夫以天下之富  
視百金之費一宮之建真不啻九牛之拔一毛  
而文帝太宗猶以勞民耗物而止况五臺新寺  
等役其費豈止百金其勞豈特一宮之役其直  
又豈止中人十家之產而已伏願

陛下於是數工而罷其一無俾漢文皇唐太宗  
專其美於前則天下幸甚六曰號令太浮夫上  
有所爲而天下無不響應者號令之信而已矣  
號令之於國猶血脉之於人血脉無疑則疾病  
不作而人必安號令推行則奸惡不生而國必  
治書曰慎乃出令易曰渙汗其大號傳曰命重

則君尊又曰國之安危在出令凡此皆言人君當慎重其命不可輕易出而造次發也臣伏見近年朝廷用人不察其行不求諸公縱意調罷有若奕棋其立法舉事亦莫不爾雖制詔之下未嘗有旬月期年而不變者又甚則朝出而夕改於事甫行而止者隨至一人昉仕而代者踵隨不惟取笑於一時又貽口實於後世廟堂之上舉措如此則外方他郡事體可知原其所以致此者蓋由執政褊心自用恃寵大言人情有未諳時勢有未審事理有未達或急於迎合之私或牽於好惡之過或狃於聞見之迂所以輕率無謀而徒爲是紛擾也昔

世祖皇帝每舉一事明見其可亦必下公卿大夫館閣諸老集議何則蓋兼聽則明偏聽則暗獨任則小任衆則弘至其聽覽之時又必出而坐於路寢之外其或不出亦必畢入群臣使各罄所懷如此而情僞之間猶有未悉况今省臺奏事多則三人少則一人其餘同僚皆不得預有一人得旨而出衆人懵然不知者有衆人欲奏而得入之人抑不上聞者欲望下情上達上

澤下布其亦難矣臣愚乞自今凡有更革之事  
仰遵

世祖皇帝館閣集議舊制使彼悉心叶意博詢  
利病詳究可否然後面同入奏庶幾命令之出  
有建瓴之易無反汗之難若官若民舉知遵守  
而無翻覆不一之患矣七曰倖門太多伏聞衆  
星麗天其所拱者北辰百辟在官其所奉者

天子次

天子而尊者則

太后焉次

太后而尊者則

皇太子焉雖親且貴要皆人臣事無專制義無  
獨行所謂尊無二上者是已今國家爲制寬大  
所以諸王宗室皆有生人殺人進退人之權夫  
慶賞刑威當出於上久假不歸則飛揚跋扈之  
勢成有不可制之一旦者矣惟謹於始則無後  
患防於漸則無近憂夫水之微也杯水可塞及  
其盛崩城不足障之火之微也滴水可救及其  
盛決河不足滅之是故自古聖君賢相所以能  
逆折亂萌潛消禍本使天下陰受其賜而弗之

知者灼此道也臣比見天下淫僧邪巫庸醫謬  
卜游食末作及因事亡命無賴之徒往往依庇  
諸侯王駙馬爲其腹心羽翼無位者以之而求  
進有罪者以之而祈免出則假其勢以凌人因  
其衆而結黨入則離間宗戚造構事端啗以甘  
言中以詭計中材以下鮮不爲其所惑如近濶  
濶出太子賴發覺之早未嘗變生少有不及豈  
不可爲寒心也哉其致此者非但下之人不知  
涯分自底滅亡抑亦在上者恩之太重御之太  
寬有以縱之使然也夫自古亂臣賊子初亦未

嘗敢有覬覦神器之心或以辨給遇或以詆諧  
入或以伎藝親或以功利合合則愛愛則賞賞  
則驕愛之極則肆始焉望闕而不敢進今則出  
入如已家始焉被問不敢言今則縱談無所忌  
始焉蹴鞠而心悻今則騎其騎而服其服始焉  
妻妾皆常人今則貴族宗蕃之所御者使其能  
夕惕兢兢深自貶損尚或可免苟因是以思曰  
吾所服如此所騎如此所御如此其去南面之  
貴復有幾何於是求所不當求問所不當問日  
滋月熾惡積罪盈乃從而按問誅之非在上者



有以縱之使然而何故君之於臣也尚嚴而不尚和雖愛而不錫以過分之賞縱狎而不授以非據之官非政則不與之言無故則不命之坐非大勲勞則不賜以車服珍異之玩何則蓋謹微防漸其理不得不然也臣之於君也尚敬而不尚諛過位則變入門則僂背闕而坐者糾蹠馬之芻者罰道焉則下車有命則不俟駕而赴何則蓋臣近於君恐其褻瀆慢易頽遠不敬故也於戲使上下胥盡其道則自古敗亡之禍豈復踵於世哉昔漢宣帝時徐福言世臣霍氏太

橫宜以時抑制保全書凡三上不報其後霍氏竟以不軌赤族當時議者謂不從徐生之言以致君臣兩失臣見厥今藩王宗室左右大臣侈肆尤甚伏望 朝廷自今待宗藩以恩而濟之以義遇群臣以禮而輔之以嚴凡一切鄙俚之談隱微之請並賜禁絕庶使尊卑之分明而政柄歸乎一矣八曰風俗太靡嘗聞治天下有至簡且易之道倡於上則應之於下作於邇則應之於遠端一身而千萬人化者風教之謂也夫一家之風欲正爲親者所宜先之一郡之風欲

正爲牧守者所宜先之一國之風欲正爲諸侯者所宜先之蓋自上而下者謂之風因上而成者謂之俗故風俗國家之元氣風俗厚則元氣盛而享國之日長風俗薄則元氣衰而享國之日不敢必故古之善觀人國者察乎此而已矣臣伏見方今之俗以華相上以僞相高在仕者愚玉碎而才瓦全貴雷同而鄙崖異以冰蘖爲沽譽以脂韋爲達時以吹毛求疵爲異能以走勢趨炎爲合變順已者雖蹠躄而必用逆已者雖夷惠而靡容自非確焉有守不顧一世非笑者出而正之則未易善其後昔唐天寶之際其風俗可謂汰矣至代宗以楊綰爲相以清儉率下拜命之日朝野舊習爲之頓衰郭子儀方宴邠州聲樂減五之四京兆尹黎幹出嘗騶從數百止存十餘御史中丞崔寬第舍甲一時即日撤而毀之其他聞風而化者不可勝紀所謂立之斯立導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者爲有徵矣第後世爲相者夙無致君澤民之誠一墮紛華頂踵俱變旣乏時望又不能勉自克治苟假威權爲己尊重所以立之而人弗立道之而

人弗行綏之而人弗來動之而人弗和一切憂  
焉不勝其難者由行不素脩聲望不素孚於人  
故耳古人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語謂其身  
正不令而行孟軻氏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  
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非以此歟夫以宰相  
之賢而猶使人感化之速如此况貴爲

天子果有志於移風易俗信乎其不難矣九曰  
異端太橫伏聞三代有天下者以四海爲一家  
中國爲一人視民飢寒不翅在己故井天下之  
田使民均有其業其有逸居不事其業者謂之

閑民倍其賦以責之古者十農夫而閑民或一  
今也十閑民而農夫僅一焉欲民無飢寒之虞  
邈矣夫富民之道固不必家賜戶賞塞其蠹財  
害農之源而已昔漢文帝以錦綉纂組富商大  
賈爲侵牟農利傷害女紅猶議禁之况百此病  
民者顧可恬然莫之省耶臣見方今釋老二氏  
之徒畜妻育子飲醇啗腴萃逋逃游墮之民爲  
暖衣飽食之計使吾民日羸月瘠曾不得糠粃  
藍縷以實腹蓋體焉今日誦藏經明日排好事  
今年造某殿明年構某宮凡天下人迹所到精

藍勝觀棟宇相望使吾民穴居露處曾不得莖  
茅撮土以覆頂託足焉彼不知惠迪從逆之原  
妄談禍福不知原始反終之故譟論死生簧鼓  
流俗擷徒結黨使人施五穀以爲之食奉絲麻  
以爲之衣納子弟以爲之童僕輸木石以爲其  
廬室而人見其不蠶不稼不賦不征聲色自如  
而又爲世所欽爲國家所重則莫不望風奔效  
鬣首從游所以奸民日繁實本於此今夫田野  
之農終歲勤勞猶不免飢寒之苦彼一祝髮則  
情欲厭足莫敢誰何固無訝其舍彼之難爲此  
之易也使其精嚴所業真能爲國祝釐延祚猶  
爲庶幾今也盜獲者有焉奸敗者有焉謀反大  
逆者有焉夫人必先齊心明德然後可以動天  
地感鬼神苟穢惡周身彼神明方且惡而走避  
之不暇矧肯歆其祭而降之福哉昔

世祖皇帝嘗欲沙汰天下僧道有室者籍而民  
之後奪於衆多之口尋復中止至今識者爲深  
惜焉古人謂十農夫之耕十蠶婦之織不能衣  
食一僧蓋言其蠹財害民之甚也臣嘗略會國  
家經費三分爲率僧居二焉以之犒軍則卒有

餘糧以之振民則民有餘粟以之裕國則國有餘資彼燒壇設醮吹螺伐鼓奚爲哉近者至大二年十一月昊天寺無因而火天意較然可爲明監伏望自今諭旨省臣凡天下有夫有室僧尼道士女冠之流移文括會並勒爲民以竟世祖皇帝欲行未及之睿意豈不可爲曠代未聞之盛典也哉十曰取相之術太寬伏聞宰相之職代天理物表率百僚國之柱石民之冠冕於是乎在其賢與否天下治亂係焉嘗考詩書所述歷代史冊所載有政熙時泰四夷貢職吏

良民義者必由天子命相得人而致之其有紀綱紛糾群小競進海內刑弊災異荐臻者必由天子命相不得其人而致之故古者命相內則詢諸大臣外則酌之輿議上以稽諸國典下以應乎民心殆不可寵一人使千萬人受害徇一己好惡廢天下後世議論之公以堯舜之明將有所登庸亦必四岳是咨而不獨主已見豈非宰相任天下之責其勢不得不與天下共選之故歟或者以爲人君任相可斷之獨而不可奪於衆是不知夫所謂獨者集衆人之議折衷一

言之謂是豈弗謀於下惟已是任之謂哉嘗見前代人君拂衆命相以致禍敗者不可勝紀試舉其尤者一二以者監戒焉唐明皇之於李林甫德宗之於盧杞天下之人皆以爲奸邪不可相而二君獨任之不疑庇惡排賢卒致播越之禍蓋嘗因是以思奸臣所以結知於上牢不可破多由語焉而隨聲行焉而承意探其將喜而先之以笑逆其將怒而激之以言好樂則開以鄭衛之音好貨則逢以聚斂之說好飲則導以宴游之樂好獵則牖以馳逐之娛凡百所好靡不委曲承迎在上祇知其益已而不知有大損在焉祇以爲愛已而不知有大不愛存焉故書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蓋忠臣直士多責難於君故其言往往若不可聽然反而求之則所慮者遠所防者深佞臣邪士多貢諛於上故其言往往若所樂聞然徐而察之莫非淺近無益之事人君誠能拒其所樂聞而勉強廻心以從其所不可聽則商周不易姓而迭興漢唐可有國至今不絕也

欽惟

皇帝陛下肇登寶位推心御物納諫如轉圜人  
有片善不考其素輒超資躐等用如弗及是知  
陛下於用人聽言之間可曰兩得之矣然言有  
是非貴於詳審人有賢佞貴於別白似是而非  
似賢而佞聖人謂惡鄭聲之亂雅惡紅紫之亂  
朱者不可不察比聞中外皆曰朝廷近年命相  
多結罪入狀自求進焉若無其事何幸如之萬  
一或然自古豈有入狀而爲宰相之理今夫一  
縣一邑將任一主辨小吏猶必擇其廉慎素爲  
衆所信服者爲之豈有宰相國家安危所係而  
各從其自舉哉伏望 朝廷自今凡有大除拜  
宜下群臣會議惟人是論毋以己所好惡上所  
憎愛者以私去取焉將見廟堂無冒進之嫌人  
主無偏聽之失公道開而人君之能事畢矣臣  
聞

其弱而激厲者多土木惡其勞而興造者少其  
他如躬儉素以敦風化別異教以崇士流安不  
忘危治不忘亂此皆三代以來聖君哲主之所  
謹而後世子孫所當拳拳服膺不可忘於頃臯  
者也觀夫中統至元之間其効爲可見矣伏覩  
陛下四三年之間事

祖宗以孝遇臣下以仁懷生民以惠其志非不  
欲追蹤

世祖躋世泰和然而再易省臣迄無成功者蓋  
有二焉一則左右之臣祇知逢迎而不知盡言  
竭力以效忠二則

陛下惟知責治臣僚而不知改奢從儉以端本  
夫匡時濟世爲臣子者固當以身任之然治理  
之成亦須人君側躬脩行以應於上然後頌  
聲可作而王化可興經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惟  
陛下幸垂鑒焉則君國之術不外是矣臣養浩  
冒瀆

威顏無任戰悚待罪之至謹言

張文忠公文集卷第十一







